

南天怒 狮子奋迅

NOVOLAND.

赤潮涌 河山色变

九州志

王朝启示录
THE LEGEND OF NOVOLAND

[肆]

[九州探源]

[九州风物志]

唐缺 | [魅灵之书]

唐七公子 | [华胥引·十三月]

苏梨叶 | [十三绣衣使·入淮安]

江南 | [九州·裨闾录·云龙Ⅱ]

九州志工作室 | [启示之卷·赤潮]

狮子咆哮
ROAR OF PANTHERA LEO



AND COMIC

九州志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蝮蛇暗影

SHADOW OF THE VIPER BLOODLINE



北辰骤升，谷玄凌日。

神与神的战争，在人间吹响号角。

《启示之卷·风虎》| 九州志工作组

风虎席卷之秋，却埋下重重隐忧，

将神与权臣于北疆展开博弈。

《九州·裨闾录·云龙III》| 江南

巍巍荒城，入云之龙凭临绝境。

《蛮血录·燎原》| 右手

古拉尔立在城上，

手持猛烈燃烧的恒炎，放声大吼：

“凡我在处，便是青阳！”

《十三绣衣使·三家店》| 苏梨叶

如果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钱解决，那是因为你没把钱用好。

《疫城》| 藤萍

“为防阿迦城自救之可能，此种疫病并无解救之法。”

云项唇色渐显柔和，“因此你唯有死。”

《华胥引·杯中雪（上）》| 唐七公子

如果知道结局，又是否愿意回到那天？

一座山门，一方落雨，一场花开，一段相望。

九州最波澜壮阔的时代，金秋再会！



SDI盛大文学

华文天下·弘文载道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ISBN 978-7-5385-4767-2



9 787538 547672 >

定价：22.00元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州志·王朝启示录. 狮子咆哮 / 江南等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0. 7

ISBN 978-7-5385-4767-2

I. ①九… II. ①江… III. ①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2434号

九州志·王朝启示录：狮子咆哮

作 者：江 南 等著

总 监 制：韩捷音

责任编辑：井 杨

特约监制：陈禺舟

特约策划：曾英艳 蓝珍惠

特约编辑：徐 岩 罗四维 刘苗苗

装帧设计：黄海涛

出版发行：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社 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130021）

印 刷：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00mm 1/16

印 张：13

字 数：220千

版 次：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0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385-4767-2

定 价：22.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九州志

监督 江南
原画 张旺\赵雷\季诺\夏达\蚂蚁\伊吹五月\JYL\UNA\白猫\萝莉武士
肖鹏\赵申\申有林\敲响天堂之门\路一直都在\第七个桔子
创意 江南\ISOTONE\白北五\路鸣泽\红袖
脚本 江南\小殿\蔺如瑟\唐七公子\桂圆八宝\唐缺\藤萍\温雅\右手
帕帕安\路鸣泽\鱼离泉\莫之然\尾指银戒\ISOTONE\白北五\月饼
可爱的粉丝\苏梨叶
编修 狗狗\白北五\红袖
设计 布知道\江南



监督 江南
原画 张旺\赵雷\季诺\夏达\蚂蚁\伊吹五月\JYL\UNA\白猫\萝莉武士
肖鹏\赵申\申有林\敲响天堂之门\路一直都在\第七个桔子
创意 江南\ISOTONE\白北五\路鸣泽\红袖
脚本 江南\小殿\萧如瑟\唐七公子\桂圆八宝\唐缺\藤萍\温雅\右手
帕帕安\路鸣泽\鱼离泉\莫之然\尾指银戒\ISOTONE\白北五\月饼
可爱多的粉丝\苏梨叶
编修 狗狗\白北五\红袖
设计 布知道\江南

 出品
NOVOLAND PRESENTS

[王朝启示录]

NOVOLAND.THE TIME OF APOCALYPSE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Illustration by 李诺

目录

CONTENTS

004

卷首语

江南

[Preamble]

010

启示之卷——赤潮

[Tome of Revelation: Blood Tide]

044

九州揆圉录·云龙Ⅱ

江南

[The Cloud Dragon II]

070

十三绣衣使·入淮安

苏梨叶

[The Thirteenth Tloaked Agent]

102

魅灵之书

唐缺

[Tome of The Phantom]

152

华胥引·十二月(下)

唐七公子

[Ilusionary Lyric: Thirteen Months]

190

九州风物志·武庙观剑

[Novoland Geography: The Warden Stone]

202

九州探源·东晋士族(下)

[The Gentiles]



PREAMBLE

我身上有个东西，即便在最深的黑夜里，它也坚挺不屈啊！ 卷首语

Written by 江南

是灵魂呐……坂田银时说的，出自空知英秋在白烂漫画《银魂》。

我经常被骂。

世界上最爱骂我的，一是我老娘，二是论坛和博客里的读者们，前者主要是怒我没有女朋友不找老婆，后者就分很多流派了。

“你这个死挖坑的！你挖一个不填！挖一个不填！我都等你好多年了啊！从小姑娘等到快嫁人了啊！”这是撒娇风的。

“看了这一章我才坚信，江郎才尽，江郎才尽了啊！”这是老儒风的。

搞得我特恨江淹，姓什么不好偏要跟我姓一样的“江”。我很怀疑这家伙的命格叫做“千古骂名”，不就是晚年写不出好文章了么，怎么就把自己搞成这领域的标杆还把名字都弄进成语里去了？其实古往今来这种情况多了去了，尤其现在，作者更替如走马，某著名作家今年还拍着胸脯说明年计划完成气贯长虹的大作什么什么，明年就以“其实写书对我是种束缚啦”之类的借口逃之夭夭，留下一群等着他的酸白菜发酵的读者。

“你这个无耻文人，竟然抄袭！”

这一次我大惊了，“敢问兄弟我抄了什么？”

“你便胆敢抄了《宋史》！谁不知道姬野的原型是赵匡胤？你支付脱脱（注①脱脱：元朝人，《宋史》作者）版权费了么？”

“……”我明白了，这位是抽风的。

“你这后妈能有点良心么？信不信你写死了息衍我把你名字写在小木偶上砍砍砍？”这是“妖风”的。

“又写爱情戏？你有完没完？你要言情到何时？”这是大男子风的。

“你拿了多少版税？你的心都被铜臭填满了！你再也不会写出打动人心的好作品了！”这是正义风的。

“对对，楼上的话我心有戚戚焉，虽然没读过江南的什么作品，但我也挺讨厌他的。”这是……人来疯的。

每个人都有几个人生导师，我的人生导师，比如北大的师兄颜总，比如自号“老流氓”的熊总。

我经常跟他们忏悔。

“为什么那么多人骂我不填坑？我已经很努力了啊！我都出版了十三本书了。”我面对颜总，双手张开，竭力想找另外的三根手指来比出那个叫我自己都有点吃惊的数字，“中国这一代的作者里我出书可真一点都不少啊！”

“这是好事嘛！骂你说明对你有期待！被期待是一个好作者的重要特质！”颜总露出必杀天下作者的慈和微笑。

“见鬼他们说抄《宋史》……《宋史》又没有版权的。二月河抄《清史》写了《雍正大帝》都没人骂。”我对着熊总油光湛然的脸庞。

“这是好事嘛，写书就是一个抄，会抄不会抄就分出高下来了，抄史书那是第一等的啊。你看我就抄《罗马史》。”熊总作为一个文艺中年，对我永远保持嘉赏，让我总以为他有什么衣钵或者女儿会传给我。可惜我调查他的家庭组成之后，发现后者显然还未诞生，即便他现在开始努力，也有些晚了。

“他们说言情！”

“好事！我知道的题材只有言情是永远能卖的！”颜总坚定。

“他们说商业化诶。”

“太好了啊！你终于摆脱小资小调，走上商业化的康庄大道！恭喜恭喜，对不起我没看论坛里的评论……他们这是鼓励你吧？”熊总斟酌着。

“一个有理想的作者能够商业化么？”我疑惑。

“没人读的书才不能卖，卖就是商业化，不商业化的作者是废柴。”熊总目光湛然如脸庞。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讨厌我呢？”我垂头丧气。

“因为你出名嘛，出名就要被骂，越骂越红，有朝一日你被骂得和李宇春曾轶可一样惨了，我们就给你开香槟！”颜总熊总的意见非常一致。

其实这些道理我都懂，因为我也算是半个出版商。有人骂你又如何呢？你照旧收版税，依旧买房买车，你写出来的故事依旧被印成了各种各样精致的书，照旧有漂亮姑娘在你没有期待的时候蹦出来说喜欢你的书来满足你的虚荣心。而且有争议的书最好卖简直是书业真理啊，总有那么一群人是因为看这东西被骂得狗血淋头，想知道它到底有多烂而去买它的啊。

你不该乐呵呵地数钱么？

别那么敏感呐，在骂你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也在夸奖你么？不要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吃糖就笑，吃药就哭好不好？

可是可是可是，我还是对着那些恶评发过火，针锋相对地打过嘴仗，甚至很记仇地记得那些

以骂我而出名的ID……为什么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想说……想说……想说……

其实我想说我蛮仗义的，过去我把自己得意的片段拿出来贴在论坛里，是我刚刚熬夜写出来有种恨不得四处献宝的冲动。我那不是一个职业作者在提供服务，是把你们看作一个圈子里的人。

我发布新书预告是因为我觉得能写完才说的，往往一本书开局时候开心，下笔如行云流水，中途卡住很难过的。好不容易迈过那个坎儿，我就觉得定能一鼓作气冲到结尾……谁会知道接下来坎儿更多呢？

是的是的，很多时候我都没有按时把书交到你们手上，不过我是真的蛮珍视我写过的每个字的，不希望开局是潘安宋玉，结局是武大郎，所以每到结局的时候我都会斟酌啊斟酌啊斟酌啊……如今一个还在炼字的作者也好意思自称自己商业化？

历史是很有美感的啊，每一次我从历史中提取那些让我觉得倍儿震撼的片段融入小说里，我就有种感觉，不是只有传统作者会从真实中提取素材，我们也一样会。真实人物在虚拟的舞台上冲杀，是很上等很有文化的一件事啊！

至于为啥老在感情线那里绕弯子呢？没说的，因为我真的喜欢写姬野爱羽然，羽然爱姬野，苏玛爱阿苏勒，息衍爱苏瞬卿以及白毅爱那个谁谁和项空月爱那个谁谁，当然，我也爱写男人爱男人！比如铁骊之车风炎皇帝和公山虚。

因为这种感情在我看来又美又拽又强烈又冲动像是一大杯烈酒，喝下去咳嗽着还要叫好的那种。

你仔细想过那些场景么？那名叫姬野的面瘫少年会为了夺取那朵金色的菊花给他的女孩而在血泊里再一次拾起长枪支撑千疮百孔的身体……而名叫羽然的小太妹拉着面瘫男友飞上天空……苏玛·枯萨利用尽她作为弱女的一切去救她永远不能与之相伴的主子，即使那家伙正在东陆暗恋羽然小太妹暗恋得掉眼泪……还有还有，那个老男人息衍会因为一个非敌非友的女人被一座原本他看不上的城困住整整十年！十年诶！以他的风流倜傥如果不太重视感情的话，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白毅失去了一切后，背着他的女人拔出了他的刀。

项空月长达数百年的生命中第一次因为爱那谁谁而滋生了魔鬼。

公山虚那个家伙分明是个秘术士，身体脆弱得和张纸似的，可为了救他的兄弟们，在万军之中，拔剑而起！因为他要给他的皇帝兄弟报信，对他大喊一声“别回来”！

是不是一些很拉风很拽很有派的感情？拥有一段这样的感情是不是叫你可以在街头横着走？不瞒你说我想到有些片段的时候还会以一个70后男人的身份掉眼泪诶……这些是我在脑海中博大世界里所拥有的、最珍贵的。

我承认我是有些敏感啦，过于在意有些评价啦，有时候还会自怜自艾啦……等等等等，但是毕竟我是个作者，我还没有太上忘情，我也不是铁腕军师，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我写书是因为一些蛮幼稚的原因……比如我也想和项空月一样站立在万山之巅长袖飘飘地说，我有一个理想，我要一片天下。我也蛮容易相信一些事的，觉得感动我的那些故事也能感动读者，我也蛮希望某些特权的，比如我已经熬夜写书啦，已经蛮累的了，如今书市又衰微，其实写书远不如搞点什么

别的营生，看在大家都是读书人的份上就别太催逼得太凶嘛。

不过没办法啦，我期待不代表它就会发生，还是常常有些杀威棒一般的评论打在我的背后，譬如振聋发聩的“嘿，你这村姑一样的作秀文人”或者尖牙利齿的“唉呀呀，江南越来越教主了”。

有时候我背脊也蛮痛的，搞得有时候我还会怀疑一下自己，展现我某个脆弱的外立面。

不过，我从未想过放弃。

因为我身上有个东西，即便在最深的黑夜里，它也坚挺不屈，那是我的灵魂。

它有时候是个死宅的作者，非常非常喜欢姬野吕归尘羽然息衍，它戴着度数超高的眼镜夜夜趴在笔记本前，一边敲字儿一边露出看见花开的笑容；有时候是个中学体育老师，对着我大喊，不要放弃！向着太阳奔跑吧！你终有机会以你的所作所为证明自己！有时候则化身为我的朋友们，把很多手按在我的肩膀上说，你很棒的！

它让我永远活在目空四海的十八岁，相信自己重要，相信自己善良，相信自己勇敢，相信假以时日，能在所有人面前证明自己。

目空四海的十八岁，那一年我走进北京大学的校门，彩旗招展，银杏在两旁夹道，我睥睨群雄。

那一年，老飘十五岁，白北五永远的十四岁，帕帕安十三岁，狗狗十二岁，红袖十一岁，路鸣泽十岁……他在遥远福建的山中小城，背后是练武的双刀，嘴里叼着一根棒棒糖，把它想象为浩南哥嘴角的香烟，眼神很拽地在落雨后的小街上走过。

十二年之后我们会在北京立一杆旗，上写“九州志”三个泼墨大字，旗杆如我少年的灵魂那样——

坚挺不屈！





霸主·嬴无翳

驾我骏马千匹，
倾我毕生之力，
前奔，
前奔，
一路前奔！
直指天之尽头！

Illustration by 赵申

[九州志工作室]出品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NOVOLAND

九州天穹之律

神为世间划下了轨迹，星辰的移动昭示着万物的演变。

无边海洋中，有一片文明繁盛的陆地，生活着不同的种族。“三陆九州”，正是这个世界地理的最好写照。被大洪水分开的东陆、西陆和北陆上，各有一些神奇的风光。云州人迹罕至，雷州毒瘴密布，中州土地肥沃，澜州山脊高耸，越州野地荒瘠，宛州山水交融，殇州冰寒高原，瀚州一马平川，宁州山林繁盛。三陆之中，有淮海、涣海和滁缘海三个内海将陆地隔开，三陆之外，是无边无际的浩瀚洋。

智慧的生物在九州上分布极广，创造了无数浩瀚璀璨的文明。

人族在九州之上分布最广，凭借坚忍、耐力、无穷无尽的欲望以及强大的繁殖能力成了九州大地上的汹汹主流。人族中的一支华族占据了东陆四州的大部分地区，凭借农耕文明创造了九州中最盛大与繁华的文明；另一支居于北陆瀚州的蛮族，则过着游牧的生活，成为草原上的霸主。

羽族的外型酷似人类，却能够感受明月之力凝出羽翼飞翔，主要居住在北陆宁州的丛林之中。他们精擅射术，善于航海。能够飞翔的他们以天空和高处为尊，对赖以生存的树木极为崇敬。

夸父是体型巨大的种族，身高力大，主要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北陆殇州。也唯有他们能够适应那里寒冷的高原。他们因为地域的分散，文明程度不高，却对自然有着自己独特的体悟。

河络较人类短小但体型匀称可爱。河络对于创造有着狂热的追求，信仰极其虔诚，坚信创造才是他们生命的意义所在。代表创造的火对与河络来说是最崇高的事物。

神秘的鲛人生活在水中，因此和陆上种族接触不多。他们的男子凶猛而女子柔媚，偶尔会将城市浮上水面与其他各族交易，就成为各族口中的传说。

九州中最为神奇的种族就是魅，他们本是纯粹精神的造物，却可以通过被称为“凝聚”的过程为自己创造一副实体，将外表变得和其他各族一样，从而融入进他们的生活。凝聚的过程漫长且艰难，且极易失败，但多数的魅还是无怨无悔地为自己创造一副形体，以体验真实的生活。

九州历史上最大的冲突主线，便是名为“天驱”和“辰月”这两个组织的对抗。

“天驱”之中，尽是心怀“守护”信念的武士，他们面对的，是由行事诡秘的秘术士组成的“辰月”。这两者各自代表了创世的主神“荒”与“墟”，因此天驱和辰月的矛盾，是物质与精神、无序和有序之间矛盾的具象化。

璀璨的星辰，瑰丽的海洋，空寂的山川河流，熙攘的喧嚣都市，珍奇的异兽，玄妙的种族……一切尽在——“九州”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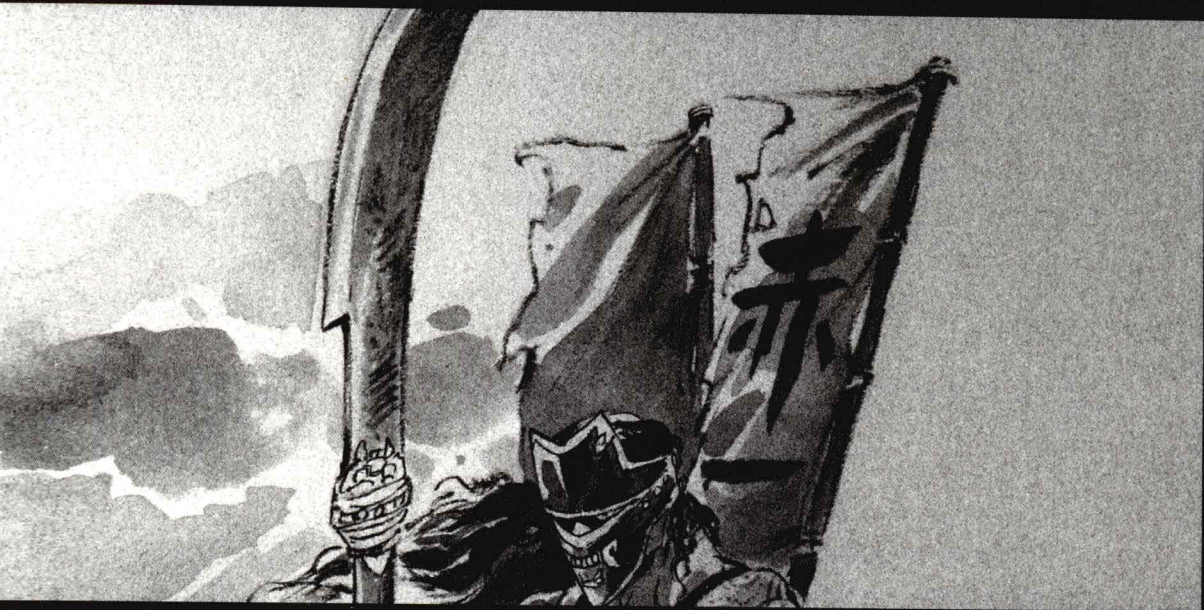
[九州志工作室]出品

TOME OF REVELATION: BLOOD TIDE

启示之卷 | 赤·潮

越人霸主，离国铁驹。看我五千轻甲，踏破太清宫阙。





“如果那头狮子没有生于世上的话，大胤国祚还该再续百年吧？”

——御殿月将军·舞阳侯·白毅

胤末乱世中的第一名将、号称“军王”的白毅这么评价他一生的死敌。
威武王嬴无翳，离国诸侯，乱世的狂狮子。



越千山兮野茫茫

对于东陆皇帝而言，“北蛮”是最可敬畏的敌人，长弓、烈马以及“不畏死”的精神令绝大多数东陆武士闻北蛮之名而敬畏。

这归根到底是南北的地域差别决定的，东陆的千里良田培养出来的就是名剑美玉般的世家子弟，而北陆长空下的无边草原培养出来的自然就是纵马狂奔直向天尽头的蛮族男儿。

但在东陆皇帝的治下，居然也有一个以“蛮”为名的诸侯国。

“南蛮”离国。

在东陆越州的山林中，生活着被统称为“越人”的部落，没有人统计过“越人”一共分为多少个民族，因为他们的文化和东陆正统的土族文化差别太大。一些地处偏远的部落不仅语言不通，甚至连通译都找不到。“越人”部落对东陆皇帝的“效忠”，更多的是一种形式上的而非实质上的，这群连东陆皇帝诏书都看不懂、只能跟使者干瞪眼的“越人”又如何敬畏皇帝的威严呢？

使“越人”归化胤朝的开国皇帝白胤。此人的性格如史书中记载的那样有些“惫怠”，换句话说他对于天下虽有野望，但是对当皇帝这件事并不十分上心，比较看重表面。他认为他已经权倾天下，这群藏在越州山林里的“越人”应该闻风归顺了，就派遣使者，带着大量的赏赐，主要是越人喜欢的烈酒，分头去越人的部落中拜访并且歌颂他自己的功绩。这群载酒而行的使者都是追随白胤征战的武士，豪勇而善饮，正投越人所好，双方借酒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使节们开出的条件又相当丰厚，“越人”不必向帝都缴纳赋税，只需要在名义上效忠皇帝，每年进贡土产即可，“越人”的传统和习俗皆可保留，就是史书中说的“得各守其祭祀香火”。各民族纷纷向东陆皇帝表达了名义上的遵从，数年之中，靠酒不靠枪剑，白胤完成了对东南偏远地区的统一。

这位皇帝对着“越人”们联名签署的效忠表章，非常高兴，并未深思这种名义上的统一会和他的子孙后代带来怎样的隐患。

大胤分封诸侯，一位诸侯被分封到了越州，统治越人聚居的山泽，定都“九原城”，国号为“离”，这个字本身暗含了“遥远”的意思。

离国侯的主要责任就是“平抚南蛮”。

如果把东陆诸侯国做成签来抽，“离国”无疑是一支下下签。

首先，它很穷。虽然气候湿润物产奇特，但放眼出去只一片望不到尽头的山地密林，进入密林后，浓郁的雾气中隐藏着沼泽、毒虫和可怕的瘴气。普通人很难适应离国的环境，常常被各种怪病困扰，所以离国的商业很不发达，愿意深入离国山林的商人屈指可数。此外，占据离国人口八成左右的越人们享受着“不纳税”的特权，这是白胤的恩典，不过即便要他们纳税，也找不到那么多不怕死的税官——在征税的路上可能被毒蛇给咬死了。

其次，领地有限。离国侯实际上能发号施令的只有国都“九原城”附近的一小块，大概两三郡的土地，是外州移民聚集的地方。而越人们的山林，只是离侯名义上的领土罢了，越人部落的首领若是不想听离侯的话，只消往深山里一钻，甚至不用暴力抗法，离侯也拿他们没办法。何况……暴力抗法对于越人来说实在是家常便饭。

最后，进出交通实在不方便。淳国、唐国、楚卫国这样体面的大国都修有平坦宽阔的“皇道”，直通帝都，国中还有“官道”连接各大城市，终日车水马龙。驮马拉着大车飞跑，晚上在驿站休息，第二天换马之后接着奔奔。诸侯如果要觐见皇帝，只消乘上金装车，翠葆霓旌，迎风招展，一个月就到太清宫的玉阶前。而对离侯来说，他得锻炼好身体，备好干粮，骑着特别善走山地的矮马，在山地里跋涉上三个月，方能看见名为“沧澜道”的大路，此刻他距离帝都还有一个月路程。山地阻隔的，不仅仅是商业和离侯觐见皇帝的道路，还有人才。设想居住在丰饶大城的世家子弟，谁会愿意出任一个“乡下诸侯”呢？那样他往返家中和任上一次可要接近一年！

离国侯、嬴氏家族，世世代代就这样当着他们委屈的“乡下诸侯”，一边小心经营以维持对帝都的供奉，一边怀柔抚远令越人不至暴乱。

事实上“越人”在胤朝七百年的历史中是每年一小乱，十年一大乱的，好在越人部落太分散，每一部落不过几百几千人，只要小心分化不令他们合流，就不至闹到不可收拾。历代离国侯左手绥靖右手铁血，以远少于“越人”的兵力镇守离国诸要害，终于没有让这些南蛮子闹事闹到帝都去，从这一点看，历代离国侯中不乏政治天才。

但遗憾的，这些政治手腕仅仅在离国起作用，因为道路艰难地处偏远，离国政治和东陆世家政治的调门差得越来越远。这个在离国兢兢业业的家族，在帝都政治中极其弱势，甚至完全被排挤在帝都政治圈之外。

这件事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证明。胤文帝在位时，年节时在太清宫中设宴，款待四方诸侯皇室群臣，这场宴会规模之大，连续三日三夜，皇帝在四处扎下豪华的帐篷，客人们吃困了就去睡觉，醒来接着吃，灯火烟花彻夜不绝，史称“通明夜宴”。光是抛洒的“迎春钱”就有三万金铤，为了讨文帝开心，群臣都

【乡下诸侯】

“乡下诸侯”这个词是大国诸侯的戏谑之言。在经常被暗指为“乡下诸侯”中，最有名的是“晋北”和“离”两国，因为它们实在太偏远了，远到连皇帝都懒得过问。



争相去抢内监们从玉阶上洒下的金钱，乃至挤伤踩伤者八十余人。大国诸侯们自然是不会加入这种孩子气的争抢的，只是袖着手和文帝一起在玉阶上俯看，图一个乐子。

但是离侯，他被踩死了。

因为当时局面太过混乱，后人不知道到底是离侯也去抢迎春钱了呢，还是因为他年老体衰，又没带几名侍从，被人流卷了进去。总之人流散去的时候，玉阶前孤零零一个被踩了无数脚印的老人躺在那里，穿着诸侯的袍服。这位离侯为了参加这场盛宴在山中骑着小马跋涉了整整三个月，讨来的却非皇帝的欢心，而是憋屈的死法。

这就是雄狮嬴无翳出生之前的离国。

公子无翳

胤肃帝六年八月十三，握着爪子的雄狮诞生于世上，放声大哭，“嚎啕如雷”。

他终于来了，弱小的离国用了足足七百年的时间，等待这个男人。

狮子将以利爪撕裂东陆大地，以鲜血和白骨重铸离国人的尊严。

正史记载：“十七子无翳，少负勇名。”

通常的理解，“少负勇名”绝不是劣评，但嬴无翳不是出身在“名将之血”云中叶氏或者什么世传的武士家族，他是个诸侯的儿子，将来可能要守土安国，以他的身份而言，国政、礼仪、文学都远比“勇名”来得重要才对。但是正史中关于他少年时代的记载确实就那么一句，大概是除了“勇名”，嬴无翳小时候实在没什么可以拿出来记录的优点了。

一个人首先得弄明白自己的身份，一个诸侯的公子，瞎勇什么？

而且嬴无翳年少的时候并未有任何“为国出征”的记录，那么他“勇”在哪里呢？

野史里的记录就丰富很多了，嬴无翳的“勇”表现在如下地方：

他是个地地道道“飞鹰走狗”的纨绔公子，喜欢名马、名犬，最大的爱好是挎着硬弓出城打猎，少时射虎，“数年之间，九原城外十里虎迹罕见，皆曰虎畏十七公子，避入深山。”

十二岁时他在宫中投掷礼器，砸伤了老师和哥哥，禁卫们试图阻止他，但他“走跳如飞，须臾不见”。